

08.08

牡丹江工人运动大事记

(一八九五年—一九四九年)

(初 稿)

牡丹江市总工会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

编写说明

为了研究牡丹江工人运动史，“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发展规律，发扬革命传统，教育子孙后代”，我们编写了这部《牡丹江工人运动大事记》（初稿）。

由于编写工作经验不足，收集的资料不够全面，特别是对日、俄帝国主义统治、压迫和剥削中国工人的残酷性揭示得还不够深刻，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史实以及各种反抗形式还缺乏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史实例证难免有所遗漏和有欠准确之处，尚待多方收集和核证。我们希望各单位领导、各级工会干部和有关同志，对《大事记》所提示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史料提出具体的意见，或提供新的线索，以扩大史料来源，从而使收集的史料更加详实，更加准确，更加完善，为进一步编写《牡丹江工人运动史》积累充分的资料。

牡丹江市总工会工人运动史研究室

一九八三年一月

目 录

牡丹江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概况.....	(1)
牡丹江工人运动大事记	1895—1949年
一、	1895年—1897年..... (4)
二、	1898年—1900年..... (6)
三、	1901年—1903年..... (11)
四、	1904年—1910年..... (14)
五、	1911年—1916年..... (16)
六、	1917年—1924年..... (18)
七、	1925年—1926年..... (25)
八、	1927年—1931年..... (28)
九、	1932年—1940年..... (34)
十、	1941年—1947年..... (44)
十一、	1948年—1949年..... (56—61)

编者：牡丹江市档案局

内部研究资料 请勿公开引用

牡丹江工人阶级的产生 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概况

牡丹江是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交通豁达，工人阶级集中的地区。自清代的宁古塔、绥芬河、虎林和乜河镇（现牡丹江市兴隆区）等地，手工业中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手工业工人、店员（工匠、学徒）和山林伐木工人当中出现了“拜把子”形式的“行帮”。随着俄、日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把牡丹江作为扩大侵略的重要军事基地，攫取了农林资源的经济特权，牡丹江站被辟为商埠，始沦为殖民地。伴随外资的侵入和中国民族资本家开办企业而产生了现代化的产业工人。与此同时，东清铁路（即中东铁路）建成通车，俄、日侵略者配合默契，变拚死争夺为互相勾结，大量劫掠农林物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品经济为特点的牡丹江大豆粮谷市场。遂产生了大批带有商品属性的雇工（包括筑路工、农垦工、农忙季节工、伐木林场季节工、车站码头的搬运和装卸等短工）。这些为数相当大的临时性质的自由雇佣劳动者，都是在工资待遇极低，劳动条件极差的十分艰苦的处境中，从事原始性的笨重体力劳动，遭受重重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

牡丹江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预示了俄、日帝国主义的侵略步入其自掘的历史坟墓。牡丹江工人阶级同全国人民一样，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一八九六年，牡丹江伐木工人自发组织和发展了大规模的工人抗俄武装义军，揭开了牡丹江工人阶级反帝爱国斗争的序幕。

一九〇〇年，牡丹江爆发了一起以筑路工人为主力军的义和团运动。这一反帝爱国武装力量，配合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挫败了沙俄妄图吞并我东北的阴谋计划。牡丹江工人阶级在反对沙俄侵略的斗争中，建树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牡丹江工人阶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东清铁路建成时期的这一特定历史环境影响，一开始就同俄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和列宁布尔什维克党，有了感情上的联系和活动中的接触，较早地受到十月革命的先进思想影响。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截断沙俄残余白匪军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军事运输线的共同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做出了对战局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

一九二一年以后，党中央十分重视牡丹江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初，中共党员马骏（马天安）受党的派遣回到宁安家乡，曾经专程到牡丹江站、乜河镇，在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中传播马列主义。一九二五年末，在中共中央直属北满地方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牡丹江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重点在宁安、海林和穆棱等地的伐木工人和矿业工人中，开展工运工作。从此，牡丹江工人阶级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九三二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入牡丹江以后，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非常重视党在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等产业工人群众中，开展党的工作。从牡丹江沿铁路线至绥芬河铁路工人中的工运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涌现出大批革命英雄人物，他们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一九三八年以后，中共吉东地区党的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革命形势进入低潮。但是，广大工人群众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带动下，仍然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继续战斗，直到全国范围的抗日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东北光复不久，中共中央立即派遣干部到牡丹江开展工运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牡丹江市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建了牡丹江市有史以来第一批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各业工会。牡丹江工运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揭开了牡丹江工人运动史上崭新的一页。

牡丹江工人运动大事记

(1895年—1949年)

一八九五年

二月 沙皇尼古拉二世采纳财政大臣维特的主张，为“使满洲永远保持在俄国手中”，实现“将依循历史的道路走向南方”、用“银行和铁路征服”中国的计划，决定西伯利亚铁路横穿中国东北领土“借地修路”。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61页
《新时代》（俄文报），1895年3月

十月 沙俄殖民主义者配备武装的勘测人员，从八月开始未经我国政府许可，非法越过边界，进入我国东北，勘测线路，他们不服我国地方官吏的约束，到处乱闯，胡作非为，激起我国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牡丹江一带（从三姓至宁古塔）伐木工人相约联合与之抗争。

吴樵：《宽城随笔》，第26页
黎光、张璇如：《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第28页

一八九六年

二月 牡丹江伐木工人头目唐殿荣目睹沙俄侵略者的种种罪恶活动，心中燃烧起抗俄怒火，他联合伐木工人、猎户和淘金工人组织抗俄武装上千人，经过紧张训练，“其部下人人有命中之技”，并且“号令严明”，“绝不扰害本国商民”，专以打击沙俄侵略

“为事”，“所至无敢与抗者”。

吴樵：《宽城随笔》第26页

黎光、张璇如：《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第29页

同年 沙俄外交官惊叹：“一八九六年的整个夏天，一帮一帮满洲土匪（红胡子），人数有时达三百人之多”。（诬指唐殿荣和刘永和领导的抗俄武装义军为“土匪”、“红胡子”）“这帮活动于夏季的满洲地方上的土匪，大大拖延了一八九六年考察队的工作，使这条将穿过满洲铁路的勘测工作直到一八九七年才真正开始”。

鲍·杰姆钦斯基：《俄国在满洲》彼得堡1908年版

一八九七年

八月二十八日 中东铁路（辛亥革命前称“东清铁路”）在我国小绥芬河右岸三岔口附近（即东宁县境内，后改定绥芬河出境）的预定出境地点，举行了东清铁路开工典礼。应招募的中俄工人修筑了一条横跨边界两侧东西走向两俄里长的路基，作为整个东清铁路的开工奠基。

李济棠：《中东铁路—沙俄侵华的工具》第67页

同年 沙俄确定在牡丹江铁岭河架设桥梁的同时，在东北各地强占土地，砍伐林木，筑路架桥，开港建厂，驻军设卡，加紧了侵略活动。

《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第2页

《铁岭河老户访问记》（1959年）

一八九八年

同年 我国东北人民反占地筑路斗争遍及各地，“黑龙江各处，有民人聚众数千，不准俄人修筑铁路，妇孺皆持农具以待”，包砍林木，“俱被焚毁”。清政府投降派的盛京将军增祺也不得不指出：东清铁路“自兴工以来，强占民地，虐待土工”，筑路土工和沿线居民“无不疾首痛心”。

上海《中外日报》，1898年10月1日
《义和团史料》，上册，第307页

同年 沙俄用欺骗手段从铁路沿线一带招募山东、直隶难民及当地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沙俄对中国筑路工人进行百般的折磨和凌辱，并残酷地剥削他们。中国筑路工人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冒着严寒和酷暑，在沙俄监工和护路队的皮鞭和刺刀下从事土、木、石工等笨重的体力劳动”。“每天只给中国工人十戈比的生活费……”（列宁：《中国的战争》）沙俄监工还想方设法克扣工资，筑路工人“日亟劳瘁，不得衣食，难以生存。更有甚者，作工皆戴手铐脚镣（镣），随时都有遭到俄军枪杀的可能”，“劳动、居住和饮食条件极端恶劣，铁路沿线疫病流行”，被沙俄折磨、迫害、枪杀致死者之多，骇人听闻。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第42卷。
《交通史·路政篇》，第194页

八月 牡丹江一带抗俄义军将领唐殿荣被吉林将军长顺诱骗率部接受“招抚”，改编为镇东营在宁古塔边境垦荒。

黎光、张璇如：《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第71页

一八九九年

一月 中东铁路干线（满洲里至绥芬河）第一座车站——绥芬河车站竣工，并大批招募中国苦工，开始向西铺轨。

李济棠：《中东铁路——沙俄侵华的工具》，第67页
《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

同年 沙俄在牡丹江铁岭河桥梁工区驻军设卡，修建数百间营房，桥头两岸构筑炮台，以护路为名，实行镇压我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宁安县志》
《铁岭河老户访问记》（1959年）

同年 沙俄的疯狂经济侵略，使我国东北自然经济加速解体，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增加，“从而造成许多不满者”。由于沙俄盗采金矿煤炭，大量占地，大规模地砍伐林木和劫掠农产品，致使铁路沿线依靠土地山林种植、采集、狩猎和伐木为生的广大劳动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面临贫困破产的威胁。驻扎在沿线的沙俄军队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筑路工人、伐木工人、猎户和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自发地惩治沙俄监工，“焚毁林场，破坏铁路，袭扰俄军”。因而铁路干线从哈尔滨至绥芬河区段，一直处在“边拆边修”的局面。

鲍·杰姆钦斯基：《俄国在满洲》，彼得堡1908年版，第88页
《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

一九〇〇年

二月 中东铁路沿线有山东直隶“义和团的密使已对修筑铁

路的中国苦力进行宣传鼓动”。

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1922年俄文版），第12—14页

格·里·岑：《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1900年满洲事件纪略》（俄文版），第152页

三月 经中东铁路赴各地招募的“山东、直隶的筑路工人往还联络”，宁古塔和乜河（现牡丹江市兴隆区），开始张贴义和团“揭帖”（布告），“招募青年筑路工人入军”。乜河义和团聚集操练，“在关帝庙设拳坛，发展到五百多人”。

黑龙江省博物馆资料：《乜河抗俄斗争史调查记》

《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第9页

《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社会科学版义和团史料）

六月 由于义和团运动，铁路工区的工程全部停顿，沙俄监工退至绥芬河。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4页

七月十四日 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俄军分路侵入我国东北地区。东路陆路一支由艾古斯托夫少将从双城子率兵侵入我国边陲第一个目标——乜河要塞，经宁古塔向吉林和长春推进，妄图变我国东北为“黄俄罗斯”的罪恶计划。

沙俄陆军部档案：《1900—1901年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一篇，第一册，第85—86页

七月十八日 沙俄侵略军主力数千人，由艾古斯托夫少将指挥从铁岭河进攻乜河清军防营，由于筑路土工、建桥工人、猎户为

主的拳民和靖边左路官兵的英勇抵御，迫使敌军不能前进一步。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8页

七月十九日 沙俄侵略军施展了调虎离山，围塔打援的诡计，为计取乜河而派出一支俄军“间道包抄”开往宁古塔解围的清军，大战半日，情势危急，“幸有拳民四十名突然而至”，同清军“合兵攻击”，大败俄军，使俄军偷袭乜河要塞的计划破产。俄军不得不从铁岭河退扎磨刀石，“坚筑高垒，意在持久”，等待援军的到来。

《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4年（人文版），第1期，第46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24页

八月十九日 沙俄艾古斯托夫少将从海参崴和双城子再调一个团的兵力进行增援。由多勃隆拉沃夫上校率领在绥芬河车站附近穿越国境，经穆棱河车站，徒步到达磨刀石。

《多勃隆拉沃夫满洲札记》（1906年版），第245—250页

八月二十五日 吉林将军长顺在伯力签订了“和议”，向沙俄妥协投降。

胡思敬：《驴背集》，《义和团》（2），第522页

八月二十六日 沙俄侵略军云集铁岭河，乜河前线紧张，宁古塔义和团的团员们纷纷要求前往支援。

黎光、张璇如：《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第115页

八月二十七日 以青年筑路工人为主力军的义和团勇士们，

在铁岭河摆开战场，与优于自己数十倍的沙俄侵略军交锋，团民们英勇顽强，奋力杀敌，坚持半月的战斗，给敌军以很大杀伤。最后二百余名义和团民和爱国士兵为国捐躯，全部壮烈牺牲。

《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第54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3页

《讷河县志》（双城县精益书局民国20年版）第9卷

八月二十八日 沙俄侵略军攻克乜河防营，强渡牡丹江，冲垮清军西岸防线，向宁古塔发动总攻。义和团和爱国军民同唐殿荣所部在固守宁古塔的保卫战中，与优于自己数十倍的敌军，“相持四十余日”，使俄军“伤亡重大”。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3页

瓦西里耶夫：《外贝尔加的哥萨克（史纲）》（1916年版），第29页

九月二十二日 吉林将军长顺在伯力签订“和议”回国后，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给俄军长驱直入铺平了道路。并且密令乜河清军官兵残酷镇压曾经协同御敌的义和团，固守乜河的青年筑路工人的义和团勇士散入乡间者，又多为清军官兵捕杀。九月二十二日长顺在吉林亲自到城外“开城延敌师”，列队迎候俄军，优礼相加。

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远东政策1881—1904年》（1958年版），第143页

胡思敬：《驴背集》，《义和团》（2），第522页
《乜河老户访问记》（1981年）

十月 宁古塔坚持抵抗俄军的镇东营（垦务营）管带唐殿荣“保护数千难民由山道退至省城（吉林）西南之南山一带驻扎，凡

三省之散兵无归者，群相趋附，于是声势颇盛”。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051页

十二月 中东铁路全线复工，东线接近穆棱，西线从横道河子向海林推进。牡丹江车站给水塔和铁岭河桥梁工程基本完成。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第42卷，
《交通史·路政篇》，第194页
《铁岭河老户访问记》（1959年）

一九〇一年

一月 唐殿荣与王和达、董老道的义和团余部和刘永和（刘弹子）的义军相呼应，率领破产农民、猎户、手工工人、筑路土工、伐木工人、淘金工等“联为一气”的镇东营，成为东北三支主要抗俄队伍。一月下旬，三军会师海龙附近，正式组成忠义军。

吴樵：《宽城随笔》，第26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3页

二月 中东铁路东线于二月五日在穆棱接轨，牡丹江铁岭河桥梁全部竣工。自此，哈尔滨至绥芬河铁路全线畅通。从哈尔滨至海参崴的直达列车第一次经由牡丹江站开始运行。

李济棠：《中东铁路—沙俄侵华的工具》，第70页
《牡丹江市工商联发展史稿》（上篇）（1960年）

同年 牡丹江站（现工人文化宫广场地址）设立了“东清铁路商务代办所”。同时，西伯利亚洋行接踵而至，加重掠夺我国大豆、小麦、燕麦和大米等大宗农副产品和毛皮山货，并大量销售日用消费品和化妆品。从一八九八年仅宁古塔一地一个月内统计，就掠走面粉四十万斤和其它大宗粮食作物。一九〇〇年吉林将军恩泽

奏称：“本地所出之粮，向即不敷本地之用，近更有外人搜买一空，粮价愈形高昂，小民皆有不能糊口之势”。

《光绪朝东华录（4）》总4478页

《牡丹江市工商联发展史稿》（上篇）（1960年）

同年 牡丹江站铁路员工有俄国工人20人，中国人有三名通释（翻译）、西伯利亚洋行“帮办”宋志清和牡丹江站第一位中国铁路员工掌钟人耿克邦。并开始形成了一个装卸工人队伍。

《牡丹江市工商联发展史稿》（上篇）（1960年）

同年 中东铁路“商务代办所”开始“大批招募山东苦力”，在“国中之国”的牡丹江“从海林至五虎林”之间的铁路沿线大面积的“沃野开垦”，大批筑路工人转为农垦工人。沙俄官商以春天高利息贷款，秋天低价收购的剥削方式，“当年产量即达五万砘（公斤），渐增至十五万砘”。这些农产品（主要是大豆、小麦）每年全部“经由海参崴运往德国”市场。由于工人日益增长的反抗斗争，始改为“便当办法”，通过“帮办”和“买青苗”的方式扩大掠夺形式。

佐藤钟次郎：《牡丹江事情》（谍报）

八月 沙皇尼古拉二世敕令中东铁路附属地建立审判厅（后改为地方法院），设在横道河子、绥芬河等地共十一处。并在横道河子设立监狱，在穆棱、绥芬河等地的警察署内设立了拘留所。牡丹江站沙俄警察（当地称“巴里差”）专门监视和镇压中国工人的反抗斗争。

李济棠：《中东铁路—沙俄侵华的工具》，第83页

《牡丹江市工商联发展史稿》（上篇）（1960年）

十二月 唐殿荣率领骑兵千余人，步兵数千人的抗俄武装，决定接受吉林将军长顺的“招抚”命令，单骑赴省（吉林），听候指示。正在筹商之间，为其不愿缴械的部下刺伤死去。事后，杨玉麟被推为镇东军首领，转战附近各地，大败官军。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51页

一九〇二年

同年 牡丹江站前兴起粮栈，装卸工人和江岸水运木排码头的搬运工人队伍随之壮大。

《牡丹江市工商联发展史稿》（上篇）（1960年）

同年 哈绥之间筑路工人头目张宗昌，一九〇〇年一度隐匿牡丹江山林为匪。中东铁路通车后，又辗转至海参崴在华商总会当了门卫小头目。

常城：《张作霖》，第110页

《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第236页《张宗昌》

一九〇三年

七月二十四日 中东铁路全线竣工，牡丹江站正式通车，开始运行营业。

李济棠：《中东铁路—沙俄侵华的工具》第71页

七月三十日 沙俄为实现“黄俄罗斯”计划，铁岭河护路军陆续把带家属的士兵诱骗迁来建立“黄俄罗斯士兵村”，根据《黄俄罗斯士兵村条例》，充当把“黄俄罗斯并入帝国的军事先锋队”。

斯维尔斯基：《黄俄罗斯的士兵村》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

《铁岭河老户访问记》（1959年）

一九〇四年

同年 中东铁路交涉局横道河子分局牡丹江分所设立。

李济棠：《中东铁路—沙俄侵华的工具》

同年 牡丹江站前开设四大家颇具规模的粮栈。第一个是一九〇二年来到乜河的宁古塔商绅胡子风，铁路开通后第一批行栈，有东发祥、长发栈、西生栈和福增和四家。其中东发祥从江岸敷设一条小铁轨，从沿江到粮栈直通火车站，装卸大豆和原木。牡丹江站的粮栈工人、码头工人和搬运工人的劳动极为艰苦。

《牡丹江市工商联发展史稿》（上篇）（1960年）

一九〇五年

同年 从一九〇四年二月十日，日俄战争以后，牡丹江铁岭河进驻沙俄侵略军“达五万人”，给牡丹江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牡丹江市工商联发展史稿》（上篇）（1960年）

佐藤钟次郎：《牡丹江事情》（谍报）

十二月八日 中东铁路“特别罢工委员会”通电全线宣布实行全线罢工。

哈尔滨《地方史资料》（2）

一九〇六年

二月三十日 中东铁路当局追究铁路员工参加革命事件的刑事责任，残酷镇压革命运动。

哈尔滨《地方史资料》（2）